



永定河变迁亲历记

■ 张宝申

2011年国庆节前夕,北京电视台的新闻播出一条消息:永定河流经门头沟、石景山和丰台区的门城湖、莲石湖、晓月湖、宛平湖已经提前蓄水,蓄水量达到564万立方米,是颐和园昆明湖蓄水量的两倍。永定河完成了“四湖一线”长达14公里的景观建设,成为北京市首个大型河道公园,免费向市民开放。看到曾

经干涸了数十年的永定河碧波荡漾,两岸树木葱茏、花红草绿的一派美景,不由得心潮起伏,回忆起了我亲历永定河沧桑变迁的许多往事。

1958年,我进北京618工厂当学徒工。618厂是隶属国家第五机械工业部(现兵器工业部)的军工厂,也称保密厂。工厂的对外厂名叫“北京永定机械厂”。我第一次去工厂报到,在广安门外护城河边坐上39路公交车,一路向西,路两侧全是庄稼地及稀稀落落的村庄。当公交车驶过宛平古城的中心街,出了西城门,就驶上了卢沟桥。我平生第一次看到久已闻名的卢沟桥石狮子和桥下波涛滚滚的永定河,颇激动。公交车驶过卢沟桥和小清河桥后,拐弯向南行驶,地势越来越低,过了长辛店古镇,又向西行驶了五六里,才到39路公交车的终点站“朱家坟”——618厂的所在地。从此,我就在这里开始了和生活数十年的岁月,也与永定河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小时候就常听人们讲述“燕京八景卢沟晓月”、“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七·七事变”以及“永定河底比前门楼子还高”等种种传说。承载着北京千百年历史文化的卢沟桥和永定河,如今成为我身边的风景。进工厂后不久的一个休息日,我就约上几个师兄弟专程来卢沟桥游览。卢沟桥始建于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后因洪水损毁严重,于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重建。桥分11个涵孔。涵孔的桥墩用巨石砌筑为船型,其前部的分水尖被称为“斩龙剑”,起到抵御急流的作用。桥身两侧的石雕护栏共有望柱281根,每根望柱顶端都刻有一个大狮,它们的身上攀附

有大小不等、千姿百态、形象各异、或藏或露的小狮子,故民间就有了“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的歇后语。凡到卢沟桥参观游览者,数一数石狮子本身就是一大乐趣。我们几个师兄弟都是第一次来卢沟桥,也兴致勃勃地数开了狮子,数了几遍也没一个准数儿。

数了狮子,看了石碑,我们就在桥上跑来跑去地看桥下的河水。我们都是在城里长大的,只见过护城河,第一次看到这么波澜壮阔的永定河,都感到无比兴奋。虽然1954年在永定河上游修建了官厅水库,拦蓄了永定河上游桑干河、洋河的部分来水,但官厅水库下游仍有多条河流汇入永定河,当时河水仍然非常丰沛。我们在卢沟桥上观赏着永定河,欣赏着它那波涛滚滚、激浪拍岸、水天一色、一望无际的壮观情景,久久不愿离去。

此后数年,我不仅无数次地乘公交车过往卢沟桥,观赏永定河夏日激浪滔滔、寒冬冰封雪盖、四季变幻的不同风景,还曾多次专程来卢沟桥、宛平城、岱王庙以及大宁水库等永定河的景观游览,对这一带的地理环境和人文历史有了更多的了解。直到上世纪70年代之前,永定河和卢沟桥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永定河的流水虽然有日趋衰减之势,但并未断流。每年的夏季汛期,永定河的防汛抗洪仍然是北京市的重点工作。据史料记载,永定河“卢沟桥以下河道为游荡性地上悬河”。民间也有“永定河河底比前门楼子还高”的传说。历代的统治者为确保京城安全,都对永定河的治理极为重视。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在卢沟桥以下至狼城河口两岸修筑大堤,疏浚河道,康熙帝还将史称的无定河改名为永定河,寓长久安澜之意,沿用至今。

我们工厂地处永定河西的山凹内,永定河的安全也关系到工厂的安全,所以年年都派人参加丰台区组织的永定河防汛,到大堤上昼夜巡逻。听老师傅们讲,1956年永定河发过大水,河水都漫上了卢沟桥面。下游大堤决口

把大兴、廊坊全给淹了。1956年我还在山东故乡上学,北京的暴雨大水没亲历过。而1963年的北京暴雨成灾,永定河发大水的情景,我可是亲身经历了,记忆犹新。1963年一进8月,华北地区就开始普降特大暴雨,河南、河北、天津传来被淹的消息。8月8日早晨,北京也开始下雨,但雨不是很大,人们也没太在意。那天我上夜班,天气热下雨天凉快,上午在宿舍里睡得很香。中午去吃饭,已是瓢泼大雨了。宿舍楼外的积水,已经涌进了一层楼道,好多人正在楼门口挡沙袋。下午4点去接班,厂区马路已是一片汪洋,车间大门口挡起高高的沙袋。工厂武装部紧急调集民兵,到永定河去参加防汛抗洪。这时雨越下越大,就像是从天上往下泼水。下班的工人回不了家,上夜班的工人人心惶惶,暴雨整整下了一天一夜才停。

8月11日是星期天,我乘39路公交车回家。从长辛店北口到杜家坎的路上,仍还有半米深的积水,公交车艰难地行进。车过卢沟桥,还能看到桥上洪水浸过的痕迹。永定河的水虽然已经退落,但水位依然很高,满河满槽浊浪滚滚裹挟着上游冲下来的树木、庄稼、杂物等,向下游奔泻。防汛大军仍在河堤上坚守。好在这次永定河没有决口,保住了北京城和京广铁路。这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使北京遭受了重大损失。城区、近郊区普遍降水量在300毫米以上,朝阳区来广营地区24小时降雨量达到464毫米。莲花河的河堤决口,北岸居民住房全被洪水淹没。全市共有295家工厂生产受损,全部停产的达到85个。全市工业损失在1000万元以上。城区和近郊区共倒塌房屋11016间,危险房屋20913间。公房漏雨305222间,庭院积水775处,影响住户8067户,总计4万余人。朝阳、海淀、丰台3个近郊区淹地30万亩,成灾10万亩,损失蔬菜1亿斤、粮食1000万斤。死亡35人。经历过这场洪涝灾害的人,至今提起来还心有余悸。

鉴于1963年海河水系的惨重水灾,11月17日,毛泽东主席题词“一定要根治海河”。从此华北地区掀起了兴修水利的热潮。永定河是海河水系的主要河流之一,治理永定河成为北京市历年来的重点水利工程。为了提高防洪标准,从1967年至1990年,先后五次对卢沟桥以上的左岸堤进行了加高、加固、修建新堤等工程;对卢沟桥以下的左右堤防,先后两次进行加高、加固,并修建了卢沟桥防洪枢纽工程,基本上解除了永定河洪水对北京的威胁。随后40多年过去了,永定河不仅没有发过洪水,反而连河水也没了。从上世纪70年代末,永定河三家店以下的河道断流后,卢沟桥下的河段就变成了干河。裸露的河床成了大砂石场,千疮百孔的大砂坑有的深达几十米。拉砂石的汽车卷起一股股尘烟,满河道风沙弥漫。沿岸的居民向河道里倾倒垃圾,小区和工厂向河道排放污水。永定河啊,成了北京的一道伤疤,成了北京人心

头的痛。每当我从卢沟桥上看到变得如此面目全非的永定河,感慨万千……

卢沟桥的变化也很大。数百年来,卢沟桥一直是西南进出京城唯一路径。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建设步伐的加快,卢沟桥不堪交通重负,经常堵车,通行不畅。为此,1967年对卢沟桥曾进行了一次“改造”,在桥两侧加展了混凝土挑梁,将桥两侧的原汉白玉栏杆和望柱外移了一米多,加宽了400余米的步行道,桥面重新铺了沥青。但这次“改造”,却并没能解决交通拥堵问题,还对卢沟桥的历史文物造成一定的破坏。

实际上,了解永定河卢沟桥一带特殊的地理环境,就知道交通拥堵不仅仅是卢沟桥的问题。卢沟桥东的宛平城内,街道狭窄,居民商户众多,已不适应越来越多的车辆人流通行。而卢沟桥西一百多米处,有一条与永定河并流的小清河。小清河上有一座始建于清朝光绪年间的钢梁桥,因桥面较窄汽车只能单向行驶。为此,1951年在小清河桥的东桥头路北,建了一个“空中岗亭”,设置了红绿灯,由交警在岗亭上面指挥小清河桥上的车辆单向通行。这个“空中岗亭”至今犹存。永定河的大堤地势高,小清河桥西是一路下坡的弯路,从杜家坎到长辛店更是地势低洼,每逢下雨,路上的积水无处排泄,车辆行驶缓慢,这无疑成了这条路上的梗塞之处。不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单靠加宽卢沟桥是没什么作用的。

由于交通不畅,1971年,在距卢沟桥南一公里处,兴建了一座长55米,宽16米的钢筋水泥公路桥,称为“卢沟新桥”。新桥建成后,只减少了卢沟桥的运输量,卢沟桥照常通行汽车。直到1986年,北京市专门成立“卢沟桥历史文物修复委员会”,才拆除了1967年加宽的步道和混凝土挑梁,清除了桥面的沥青,恢复了卢沟桥的历史原貌。卢沟桥从此不再通车。

如今,50多年过去了,永定河和卢沟桥的变迁至今难以忘怀。永定河当年波澜壮阔的情景、“卢沟晓月”的诗情画意,常成为我梦中的思念。闻知永定河再现流水,卢沟桥又见晓月后,在金秋十月的一天,我和当年的几个师兄弟相约,又一次来到卢沟桥,饱览了晓月湖和宛平湖,碧水盈盈、水天一色、古桥倒映和永定河公园绿色成荫、亭台木塔、黄河奇石等交映生辉的景色。

据悉,第九届北京园博会将于2013年4月至10月在永定河畔举办,“四湖一线”的建设,只是永定河生态修复工程的一部分。北京已启动治理170公里长的永定河(北京段)总体规划,将断流30余年的永定河建成一条纵贯南北的“绿色生态走廊”。对永定河这一新的变迁,我充满了期待。

作者单位:中国评剧院